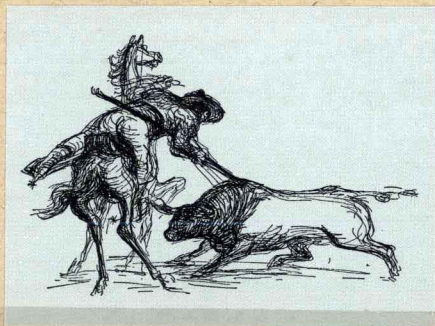


Ernest Hemingway

The Dangerous Summer



危险的夏天

〔美〕海明威 著 主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rnest Hemingway
The Dangerous Summer

危险的夏天

〔美〕海明威 著 主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险的夏天/(美)海明威(Hemingway, E.)著;主万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

书名原文:The Dangerous Summer

ISBN 978-7-5327-5400-7

I. ①危… II. ①海…②主…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3342号

Ernest Hemingway

The Dangerous Summer

Copyright © Hemingway Foreign Rights Trus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危险的夏天

[美]海明威/著

主万/译

责任编辑/管舒宁 封面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插页9 字数132,000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ISBN 978-7-5327-5400-7/I·3138

定价:25.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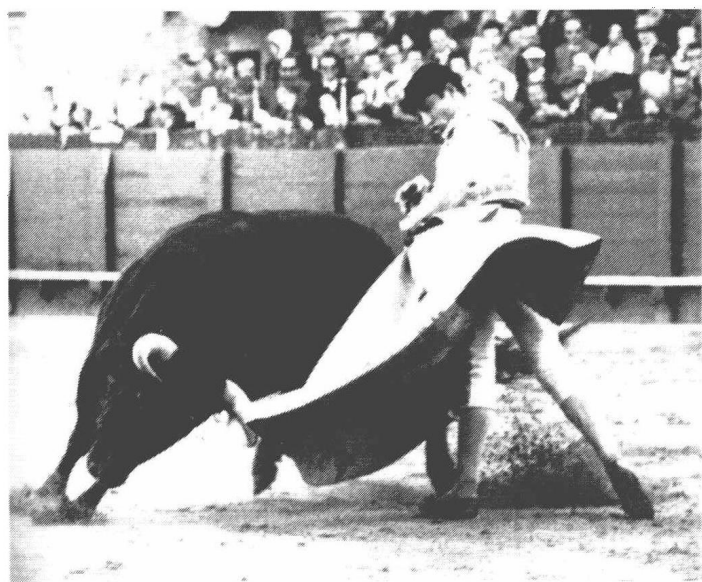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12-52397878



海明威跟多明吉和他的朋友
艾娃·嘉德纳在一起,1954 年。



安东尼奥·奥多涅斯做“过胸
闪避”招式,毕尔巴鄂,1952年。



安东尼奥·奥多涅斯在做完
一系列“维罗妮卡”招式后将牛杀
死,塞维利亚,195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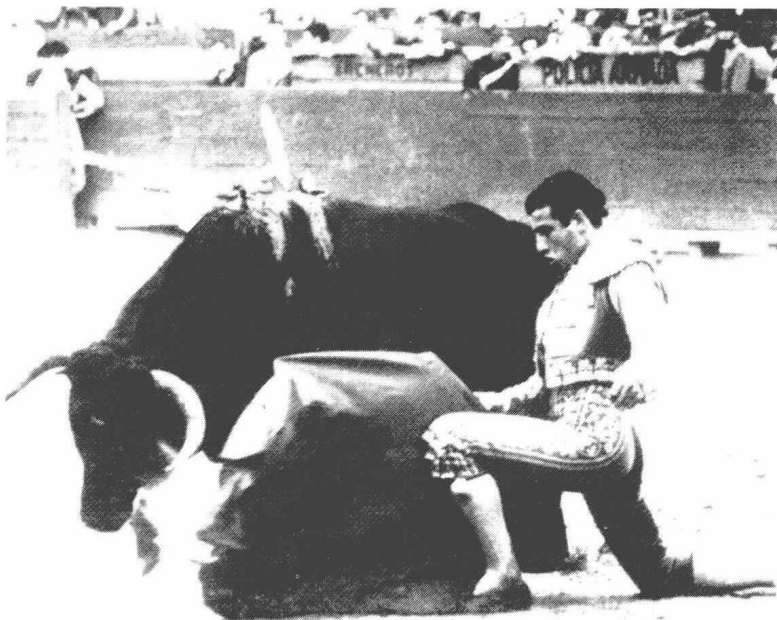
路易斯·米格尔·多明吉做一个“纳图拉尔”招式,巴荣纳,195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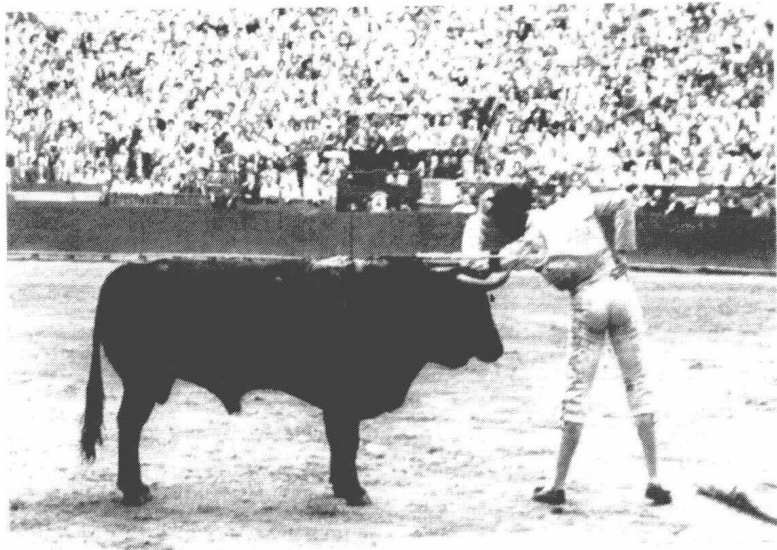
多明吉将短标枪刺入牛背,巴伦西亚,1959年。



奥多涅斯逗引牛
准备杀死它。



奥多涅斯单腿
下跪,右手持穆莱塔
做闪避招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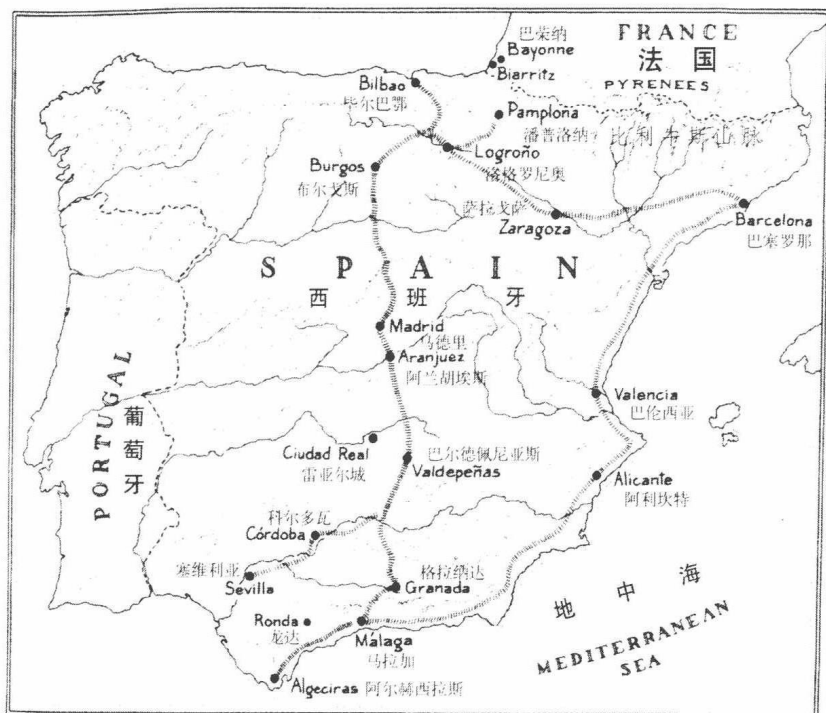
多明吉做两个海明威不喜欢的“花招”：吻公牛和与牛打电话。



海明威在受伤的多明吉病榻旁。



海明威与奥多涅斯在斗牛场
边交谈。巴荣纳,1959年。



引言

詹姆斯·艾·米切纳

这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六十岁男子写的一部有关生死的书。这位男子有理由担心自己即将去世。这也是他重返年轻时代那些英勇日子的一篇热情洋溢的叙述。那时候，他曾经在西班牙各斗牛场里体验生活。

一九五二年夏天，《生活》杂志东京办事处派了一名信使带着一个令人陶醉的信息到朝鲜前线去。零星的战斗正在山区进行着。信使在山区潜行了一程子后，终于在一个前哨阵地找到了我。当时我正跟着一小队海军陆战队待在那儿。

“《生活》杂志正忙于一项大计划，”他用搞阴谋的那种低声对我说。“我们这就要用整整一期来刊载一篇稿子。是什么使这一尝试如此大胆呢，它是小说。”

“是谁写的？”

“欧内斯特·海明威。”

这个姓名在那个洞穴般的掩体里如此有力、如此形象化地

爆炸开来,以致我顿时给吸引住了。我一向钦佩海明威,认为他是我们最优秀的作家,而且肯定是解放了英语语句及简明扼要的词汇的人。在我到世界各地漫游时,我经常遇见一些外国作家。他们总特意走过来向我保证说,尽管他们自认为和海明威一样出色,他们却不想模仿他。他们有自己的写作风格,对它很满意。我开始感到纳闷,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说,“我可不想写得像福克纳……”——或是菲茨杰拉德、沃尔夫、萨特或加缪^①。他们不想要模仿的是海明威。这使我疑心,这正是他们这伙人在做的事。

如果在我遇见《生活》杂志那个信使的前一天你问我,我会说,“我非常钦佩海明威。他给了我们大家一种新的挑战。但是,当然啰,我并不要像他那样写作。”

那个信使继续说道:“《生活》杂志既然在这个实验上花了这么多精力,就经不起再冒险了。”

“在海明威身上吗?你们怎么会受到损失呢?”

“您显然没有留神注意着记分牌。评论家们扼杀了他最近拿出来的那部作品。”

“《过河入林》吗?那部书不太受人欢迎。不过你总不能谴责一位艺术家,就因为一部……”

“问题并不在这儿。他们不仅猛烈抨击那部小说——这是可悲的——而且对他的合理性,他进一步发表任何作品的权利,

① 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美国小说家,美国“南方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美国本世纪二十年代文艺复兴代表作家;沃尔夫(Thomas C. Wolfe, 1900—1938):美国小说家;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法国作家,存在主义代表人物;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法国小说家、戏剧家。

表示怀疑。”

“这我不能相信。”

“您难道没有读到那篇恶毒地讽刺他和他小说的文章吗？这伤害了他。”

“我待在这儿，所以没有看到。不过除非一个人本来很好……除非读者对他的作品非常熟悉，能领会那些玩笑，要不然你就无法嘲笑一个人。你总不会浪费时间去嘲弄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那可不是嘲弄。那是突然去刺颈静脉。”

“海明威大概叫他们全都见鬼去。”

“也许，不过他深深地受到了伤害。《生活》杂志很痛苦地认识到，那些攻击对他接下去发表的不论什么作品都投下了阴影。”那个人停住，细细察看我们掩体前面的战场，然后说到了关键问题上：“我们已经把大量的东西——金钱、声誉——全投在这个一次性的问题上了。”

“干吗来找我呢？”

“我们想以可能的最好的形式发表这篇故事。”

“我能做点儿什么呢？我又不认识海明威。”

“您尊敬他吗？”

“他是我崇拜的偶像之一。”

“这正是编辑们所希望的。”他注视着我，过了一会儿说道：“他们想请您看一下校样……自行作出决定……并没有来自我们方面的任何压力。如果您看了后喜欢，给我们一份声明，我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用来宣传。”

“起什么作用呢？”

“好消灭逗留在人们心里、使人忘不了那些恶毒书评的想

法。在人们的头脑里去打消认为这位老人的写作生涯可能已经完结了的种种疑虑。”

“告诉我实话。你们有没有请过比我更为知名的其他作家呢？他们有没有拒绝？”

“我实在不知道。我只知道编辑们认为，您对待战争和人类作用的态度使您很合适。还有，他们认为读者会听的。”

“这件事海明威知道吗？”

“要是他知道我们认为需要人帮助，他会感到受了伤害。等他看到副本后，他就会知道了。”

这项决定很容易，不需要多加思索。我肯定地告诉那位信使，我愿意读一读这份文稿，希望它很不错。而且如果它确实不错，我会毫不踌躇地大胆这么说。因为一个像我当时那样，刚步入写作生涯的作家，难得有机会称颂一位大师。

“务必保护好这个，”信使说。“这是纽约以外唯一的一份稿子。倘使您决定发表一篇文章，请尽快交给我们。”他把那包相当容易受损的稿件放到我手里，点点头，又告诫我不要把它随便放在别人可能会发现的地方，然后便离开，赶去搭乘飞往东京的飞机了。

接下去的时间是神秘迷人的。在南朝鲜山区边远的地方，海军陆战队一所小屋光线暗淡的房犄角里，我拆开了那包文稿，开始阅读老渔翁和大鱼搏斗的那篇灵感四溢的写作。老渔翁拼命把那几条决心想要夺走他的大鱼的鲨鱼撵走。从海明威开场的那一番话，通过那几个平静的高潮，到风琴乐声般的结局，我给吸引住了，可是外面的军用烟火使我眼花缭乱，所以读完以后，我没敢立刻写我的报告。

我知道海明威是一位巫师，在书里采纳了巴尔扎克所有高

超的技巧，福楼拜、托尔斯泰和狄更斯觉得有用的各种艺术手法，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似乎比实际好。我爱读他的作品，不过在《过河入林》中，他表明了他也会陈腐、平庸。倘若他再那样，那么我可不想使自己陷入困境。

但是在我独个儿坐在那个墙犄角那儿，校样给推得离开我很远，仿佛我希望摆脱掉它们的魔法时，有一点变得异常清楚，我正面对着一部杰作。没有别的词可以用来形容它。《老人与海》是有天赋的作家往往能够创作出的一个那种光辉灿烂的奇迹。（我后来才知道，海明威是在八星期内一气呵成的，而且没有怎样修改。）在我沉思着它的完美的形式与风格时，我发觉自己拿它跟我十分尊重的其他那些宝石般的中篇小说进行比较：伊迪丝·沃顿的《伊坦·弗洛美》、约瑟夫·康拉德的《青春》、亨利·詹姆斯的《阿斯彭文稿》和福克纳的《熊》^①。

等我把海明威的故事在它的同类中安放好适当的位置后，我把校样藏到铺盖卷下面，走到外面朝鲜的黑夜中去，心里因为跟伟大作品的紧密接触而激动不已。在我小心翼翼地走过那片崎岖的山地时，我拿定主意，不管比我精明的评论家对海明威先前的失误说过些什么，我总得炫耀一下我的意见：《老人与海》是一部杰作，让谨慎小心见鬼去吧！

说来使我很窘，关于自己实际所做的报导，我没有留下什么记录。我的评价在全国各地刊登在整版的广告上。我大概说

① 伊迪丝·沃顿 (Edith Wharton, 1862—1937)：美国女作家；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 1857—1924)：英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 1843—1916)：美国小说家、评论家，晚年入英国籍。《伊坦·弗洛美》、《青春》、《阿斯彭文稿》和《熊》都是他们各自有代表性的著名中篇小说。

了,像我这样的作家多么高兴,因为那位第一流的作家重新取得了那个称号。凡是读了我的评价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是一部值得立刻一读的书。

《生活》杂志好歹热忱地采用了我那篇文章,付了稿酬给我,不过我所不知道的是,在他们驻东京的记者把那份绝密的校样——纽约以外唯一的一份——交给我时,《生活》杂志正在美国和欧洲各地另行分发了六百份给制造民意的人,每一份都是绝密的、独一无二的。当刊载海明威中篇小说的那一期《生活》杂志于一九五二年九月的第一周出版时,《老人与海》已经在国际上成了轰动一时的作品。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精心安排过的一次最精明的促销行动,结果使那一期的杂志立刻销售了五百三十一万八千六百五十份,那部书的销售量迅速向上升起,成为畅销书中的第一部,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

海明威以一个令人惊异的第九回合一击^①赢回了冠军称号。

这次大胆的出版冒险所取得的成功,还有一个令人意外的后果。《生活》杂志对它的“妙计”十分得意,因此编辑们决定第二次再试试运气。当他们寻找一个可以写另一篇紧凑的、一次可以刊登完的作品时,他们想起了当他们的海明威需要一篇促进文章时不顾一切承担起风险的那人。

另一位使者,这一次是从纽约来的,带着许多出版社高级员工的标志,好像是在东京找到我,提出一个令人动心的提议:“《老人》使我们取得了如此没有先例的成功,因此我们想再回到

① 指棒球中最后一局的一击。这里借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源头上去。我们认为这一次撰稿的人应该是您。”

“世上并没有许多海明威。”

“您可以按您自己的标准写。您理解战斗中的军人。您内心有什么现成的故事吗？”

我一向总设法直率地回答这种问题。我爱好写作。我爱好文字和人的情感纠缠在一起时的那种旋转运动。当然，我有许多计划，大部分经过仔细察看后都毫无价值，不过有两三个却似乎具有真正的持久力。

“我在朝鲜上空做过一些作战飞行……”

“在您这岁数吗？”

“还在地面上做过不少巡逻工作。我见过某些重大的概况。”

“如同什么？”

“如同一个民主国家没有宣战就进行战争，这是很危险的。如同把青年人送去打仗，老年人待在国内，挣上一大笔钱，用不着缴纳大笔战争税款，或是蒙受什么损失，这在道义上是错误的。武断地征召一些人去作战，又允许另一些同样合格的人自由自在的待在国内，这尤其是错误的。”

“您的故事要鼓吹这种议论吗？”

“我并不鼓吹什么。”

“写出来。我想我们可能有点儿值得一读的东西。”

我被一股罕有的热忱驱使着，又被步欧内斯特·海明威后尘的前景激动着，把所有其他的工作全都放开。一九五三年七月六日，《生活》杂志刊登了它的第二篇一期载完的中篇小说《德高梨的桥》。这是在《老人与海》取得巨大成功不到一年以后。和先前一样，编辑们请了另一位作家来鉴定他们刊载的作品的合